

評 Caroline Walker Bynum,
*Wonderful Blood: Theology and Practice in Late Medieval
Northern Germany and Beyo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xviii+399 pp. 32
illustrations.*

張毅瑄**

「爲甚麼是『血』? (Why blood?)」, 在歐洲中古史重量級學者 Bynum 的新作《奇妙的血》(*Wonderful Blood: Theology and Practice in Late Medieval Northern Germany and Beyond*) 之中, 這是一個貫串首尾不斷被提出的問題。面對十

* 本文撰寫於由中研院史語所李貞德老師主辦的 Bynum 讀書會期間, Caroline Walker Bynum 本人即將於十月來台訪問進行學術交流, 本次讀書會即應運而生, 自七月開始研讀討論 Bynum 近期的著作, 目前仍持續進行不輟。感謝參與讀書會的李貞德老師、呂妙芬老師、祝平一老師、張谷銘老師以及諸位同學不吝提供他們對本書的看法與詮釋, 本文中許多想法與批判來自於讀書會期間大家的發言, 無法一一致謝, 深感遺憾。又本文完稿後承蒙李貞德老師指正文字上與立論上的缺失, 在此表達我對她的謝意。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五世紀北部歐洲特殊的聖血狂熱與崇拜行爲，Bynum 此書意欲打破以往研究所建構的既定框架，反對將聖血崇拜切割成聖血遺骸、聖餐禮奇蹟、流血圖像、以及相關的閃族迫害史這數個區塊的作法，而使用大量零散不同面向的一手與二手史料，將其在「血液」此一主軸下貫串起來，將聖血崇拜視爲一個主體與整體，一個在大範圍時空下所發生的、具有相同主題的「現象群」來討論，認爲非此不足以解答「聖血」之所以成爲信仰與論辯中心的原因以及特殊意義，並以此帶出其背後所反映的，中古時期基督教信徒的自我認知與自我懷疑。

本書或可視爲其前作《肉身復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200-1336*)在立論上的延續、擴展與突變，「血液」對比於固態而有形的「身體」或「肉身」，所表現的是高度的不確定性與多向性，Bynum 藉此也得以發揮她對於情感、想像這些人類思想非理性面的關懷，並更明確的呈現出這些非理性因素如何在中古神學論述中發揮作用，與理性邏輯彼此互成一密切糾葛的辯證關係。局部(part)、全體的局部(part as part of a whole)、以及代表全體的局部(part as a whole or "synecdoche")，單一符號的詮釋在時空變異之下具有高度的流動性，但這些看似極端對立的自相矛盾論點之中都有其連續性，也就是說他們都反應了相同的深層關懷與信仰焦慮，這是 Bynum 自《肉身復活》以來一直採取的方法，一種近似於心理分析的方法，她以數百年前人物所留下的書寫爲材料，診斷他們、他們所代表的「那個時空的特定人群」這個「非勻相整體」的深層心理狀態、以及引致這些心理狀態出現的，超越時空的人類基本關懷。

然而，無論是在神學的本體論或救贖論中，「血液」或「聖血」時常並非其主要注目的焦點，對於聖血的論述多半散見於其他主題之中，如聖餐禮(Eucharist)的論述、犧牲祭品(Sacrifice)的論述、受難贖罪(Salvation)的論述，以及文學性或圖像的表達之中，而這些資料中的血

時常只是一個意象、一個用以論辯或增加戲劇效果的工具，於是其史料取材與詮釋的難度相對更高，此一研究上的挑戰也反映在本書高度跳躍性的架構之中。此外，Bynum 慣將其研究的問題意識、其所採用的史學方法、以及其著作的架構呈現方式之間做有意識的彼此呼應，¹她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她無意全盤拋棄討論歷史事件的「殊相」或「共相」這光譜兩極任何一者的可能性，²而從本書副標題中「及其外(and beyond)」的用字也可看出相同的用意。她以特定地區、特定時代中所發生的某一歷史現象作為本書的開頭，並輔以遵循不同哲學體系與醫療知識體系的不同教士派別對於聖血與聖血崇拜的不同定義，而後走出原有的時空限制，以概念與符號作為討論脈絡，將讀者帶入整個中古歐洲晚期的聖血崇拜這個由大量看似自相矛盾、斷裂、似是而非的史料碎片所堆積而成的世界。

二

自十四世紀末開始，歐洲不論在文學或是藝術上都出現大量對於「聖血」多所著墨的作品。伴隨著教會對於聖餐禮、化體論(Transubstantiation)以及教士權威的強調，信眾對於聖餅、聖血也出現愈益狂熱的渴求。而阿爾卑斯山以北是聖血崇拜特別盛行的地區，自十三到十四世紀，聖像中主要的液體元素從滋養與豐饒的「牛奶與蜜」戲劇性的轉變為泉湧而出的血液，且被描繪的極為鮮活搶眼。以十五世紀當紅的聖血

¹ Caroline. W. Bynum, *Fragmentation and Redemption: Essays on Gender and the Human Body in Medieval Religion*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pp. 20-26; *Metamorphosis and Ident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1), pp. 35-36.

² Caroline. W. Bynum, *Wonderful Blood: Theology and Practice in Late Medieval Northern Germany and Beyo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p. xvi.

崇拜中心威斯納克(Wilsnack)為例，其所持有的染血聖體不但顯現多項奇蹟、神奇的無法被人力所破壞，其吸引的朝聖者遍及全歐，其合法性更成為胡斯(Jan Hus, 1372-1415)、托克(Heinrich Tocke)等眾多神學家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而這些辯論，不論是支持或是質疑，不論其背後運作的是政治商業利益或是對異端的恐懼，其爭執的焦點都在於「聖血」：聖血的樣貌、性質和功效，而這些文字更賦予聖血大量特殊的象徵意義與意象：贖罪的、報復的、富有生命的、代表受難的、完整的、分散的、湧出的。在同一地區有許多其他時間或早於或晚於Wilsnack的聖血崇拜朝聖點，這些點的出現與繁盛顯現出聖血遺骸在政治、商業、甚至宗教上的有利地位，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影響也互相競爭，聖血傳說的內容也從早期的強調祝福與神蹟，逐漸轉變成晚期瀰漫著報復、惡意與對猶太人迫害的血腥故事。

自十三世紀以來，神學家愈益注重聖餐禮中「可見」與「不可見」的二元性，神甫高舉聖體祝聖成為聖餐禮的高潮，但此吸引眾人視線的一幕是爲了讓信眾藉此「看見」那「不可見」之物，也就是以可見的聖體爲媒介，使感官超越可見之物而得以感知到不可見之神之存在。中古早期人們慣視聖餐禮中聖餅的出血爲不詳之事，通常代表神甫在儀式中的錯誤或褻瀆不敬，但自十三世紀中以降，聖體出血的奇蹟愈加頻繁出現，這不只是反異端或反猶主義的展現，或許更應該說，一方面「基督肉體與血液在聖餅內並存」的說法賦予聖餅出血現象合理性，另一方面愈益重視與渴求聖血的信眾也藉由「吃食基督」補償無法接觸聖杯——飲用聖血——的缺憾。

另一方面，聖血遺骸的討論則牽涉到神學家對於個體完整性的關懷。一種觀點是，如果血液並非人體最基本的組成元素，基督在十架上所流的血只是部份(part of a whole)，這些聖血遺骸就只是喚起信徒記憶，引領他們紀念那不可見之受難的可見之物，本身並不具有什麼神

力；但從另一種觀點看來，血液是人身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受難時所流的聖血則是贖罪的工價，既然升天的基督身體是完美的，則聖血也應該完整回歸。方濟會採前者觀點，視受難本身為人類的救贖，擔心過度強調基督神性將削弱受難的意義；採取後者觀點的道明會則認為聖血的遺留破壞了基督本體完整性。此一分歧也展現在聖餐禮的另一重二元性：聖體的「變」與「不變」，這是對化體論更深一層的討論，祝聖過後被食用消化的只是其偶然的部份，基督本體不因聖餅的變體而改變，更不因人的食用而改變。更重要的是，聖體的出血正代表其抗拒改變的力量，出血這樣的劇烈變異正顯示神的不變。因此，乾燥腐壞後的出血聖體不被承認有神的臨在，朝聖者與信眾渴求的是鮮活流動的出血現象，雖然以方濟會的觀點看來，出現在人間的聖血腐壞反而是合理的。流出的血液是代表全體的局部(part as a whole)，是救贖與最終回歸的保證，也確保末日時復活的肉身完全是現世自我的延續。³

血液的新鮮、溫熱、流動、泉湧，象徵著豐饒與生命。血液是承載靈魂的處所，是人的自我之所在，聖母純潔未染的處女經血是造就基督肉身的原料、人性的來源，是聖母與聖子之間無與倫比的親密聯繫。血液是分散也是全體，基督受難時自肋旁傷口傾瀉而下的鮮血是人世與天堂神性本體的連結，基督的死後流血更是神蹟的力量。血液同時也代表死亡，它是傷害與暴力的產物，是受難痛苦的象徵，聖血因信徒的罪孽而傾流，因猶太人與異教徒的不信不義而傾流，更因基督心甘情願為人類受死的大義大愛而傾流。聖血是救贖的喜悅，是與神親近的橋樑，也是人類犯罪的印記。

³ 關於肉體與自我身份的延續，在她的前作《肉身復活》和《變形與身份》(*Metamorphosis and Identity*)中有更詳細的討論。

聖血崇拜還指向一個更深處的信仰矛盾，也就是救贖論中的犧牲概念。不論是說基督的受難取代了舊約中的犧牲獻祭，或者說基督的犧牲是一種順服與美德的榜樣、指引人行為的模範，基督「爲了人類而犧牲」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更進一步來說，局部即是全體，和承載著自我與靈魂的救贖聖血一樣。基督的受難即是全人類的受難，這種「以一爲全」的救贖論在諾維治的茱莉安(Julian of Norwich, c.1342-1413)的神學論述中達到極點。受難不但在中古晚期被信徒以實際的苦行自殘方式仿效，其所激發起的罪惡感也益發使人們以異端和猶太人爲委過的對象。犧牲必須是殺戮，但是神在每次聖事中一次次遭到神甫殺戮的概念令人恐懼，因此神學家愈益強調犧牲的「奉獻」性質，壓低犧牲的血腥與暴力程度，並強化犧牲能帶來救贖與生命的概念，強調犧牲應當被紀念、被效法。「神將神獻祭給神」，這個封閉迴圈是基督教救贖論中永恆的矛盾，對救贖聖血的狂熱反映了信徒害怕被排除在救贖過程之外，並對人的「被動性」感到焦慮。新教改變了對聖餐禮的詮釋，原有的緊張性得到排解，但在人們心中血液仍舊保有其同時代表恐怖與希望、死亡與生命的神秘二元性。

三

在中古歐洲的女性神學理論和實踐方面，Bynum 過去曾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她在本書中也大量使用女性神學方面的史料。但有趣的是，一反過去在《作爲母親的耶穌》(*Jesus as Mother: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High Middle Ages*)或《神聖饗宴與神聖斷食》(*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Religion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中的作法，她在本書中刻意將性別之間的差異模糊處理，或許作者的目的是一種普遍性的關照，而不想在女性神學的特殊性上著墨，但這讓她失去了一個將過去研究成

果導入新領域作進一步探討或修正的機會，因她未說明此種冷處理轉變的緣由，故而讀者也無從明確得知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反省詳情。此外，Bynum 雖然提出特定地區的信仰表現之特殊性，但並沒有對其他地區，如地中海一帶，的信仰表現作一個簡短而完整的介紹，使讀者能藉由比較而更理解作者的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是此書令人意猶未盡之處。

最後，回到 Bynum 在書中不斷提出的「為什麼是血」這個問題，既然這本書的寫作就是在回應這個問題，我想此書最大的缺憾，就在於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被解答。Bynum 在書中提到異端對教會的信仰衝擊以及教會內部對聖餐禮詮釋的改變，但她更進一步以血液作為一個符號所包含的內容、隱喻、意象等等作為答案，認為這些隱喻能夠反映基督徒的信仰焦慮、以及基督教義內部的緊張性，因此在十五世紀時被「選擇」出來作為崇拜焦點之一。且不論這個選擇究竟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第一，這個回答無法解釋為甚麼被選擇的不是其他符號，如 Bynum 在《肉身復活》中就成功展現了「身體」這個符號內涵的複雜性，諸如片段與整體、死亡與生命、變化與不變，這些都可以在「身體」所被加諸的神學詮釋中發現，而對聖體的崇拜早已在聖餐禮中展現，那為甚麼這時候人們選擇強調一個新的符號，而不以重新詮釋舊有符號為滿足？第二，一個以「為甚麼(why)」開頭的問題，所要求的必然是一個以「因為(because)」開頭的回答，也就是對「因果關係」的釐清。然而血液的隱喻與血液成為信仰焦點，這二者之間的關係真是因與果嗎？難道不可能是反過來，「因為血液成為信仰焦點，所以神學家開始察覺到賦予血液更豐富詮釋的必要性」嗎？在本書的第一和第二部份中我們就可以明顯看到，是威斯納克與北德各地的聖血崇拜熱潮引起了神學家的論辯，參與的神學家為了支持自己的立場而給予血液大量不同的定義與詮釋，而非相反的過程。我想我們

最多也只能說這兩者之間是互相辯證的關係，而無法斬釘截鐵的說：
「這就是答案。」

(本文於 2007 年 9 月 3 日通過刊登)